

## 清初尊朱儒者治學的轉化—— 以江永及其《近思錄集註》為考察\*

田富美\*\*

(收稿日期：115年1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115年5月8日)

### 提要

清初理學雖曾一度盛行，然其後治學風尚卻由性理天道的體察逐步走向經籍的考證之學，其間，尊朱儒者的治學轉化，居於關鍵之一。本文以出身朱熹婺源故里的江永為考察，藉由他與同鄉儒者汪紱往返書信分析，說明江永雖標榜「格物窮理」為治學工夫，卻又隨著個人志趣而走向以徵實為導向的方式研治典籍，是以，江永所論的「格物」意涵已有所轉化甚至刊落，其所欲窮究的不再是朱熹的天道性理，而是挪移至「物」自身。江永的治學態度見諸於匯輯朱熹著作而成《近思錄集註》的詮解模式，可看出乾嘉漢學「以經治經」的雛型；而《近思錄集註》後所附《考訂朱子世家》首重考覈史料、辨偽，更彰顯了考據學家的實事求是性格，均是程朱理學在流衍中治學轉化之跡。

關鍵詞：江永、近思錄集註、程朱理學、清代學術、理學史

\* 本文為執行國科會專題計畫「續統、講學、札記——清代《近思錄》後續纂作之行繹」（計畫編號：NSTC113-2410-H-152-023-MY3）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中央大學文學院儒學研究中心、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XII」（2025/10/16-17），復蒙投稿之審查委員指正，謹此深致謝忱。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清康熙年間，朝廷將原居於孔廟東堂廡的朱熹（1130-1200）詔升入大成殿配享，位列孔門十哲之次，又於吳中興建紫陽書院以褒美朱學，成為程朱理學再興的重要關鍵，此間諸多儒者在尊崇朱學的風潮之下，因著自身學派傾向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論著，如王懋竑（1668-1741）以考辨史料形式撰作《朱子年譜》，表達「真為程朱之徒，以闡明正學」的理想；<sup>1</sup>李紱（1673-1750）編纂朱熹書信而成《朱子晚年全論》，言「學朱子即學陸子，陸子固不必居其名」，<sup>2</sup>展現的是心學家在看似尊朱的背後既抗衡卻又顧忌的情態。這兩部理學相關著作的主要特徵，確實都與朱、陸之爭有關係，且以文獻考述的方式體現義理傾向，正如余英時（1930-2021）所論清代學術興起的脈絡是從哲學論證到歷史考據的推移，此一「內在理路」（inner logic）之說，<sup>3</sup>著眼於理學思想爭議的延續，是現今諸多討論清代學風

- <sup>1</sup> 清·王懋竑：〈與朱湘濤書〉，《白田草堂續稿（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乾隆17年刻本），卷3，頁536。按：艾爾曼言王懋竑作該年譜是「利用傳記形式為其譜主辯護」，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36；四庫館臣評《朱子年譜》是「大旨在辨別為學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意指該書是回應明代以來朱陸異同之議題，參見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入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附錄四，主要版本序跋，頁562；田富美考察王懋竑《朱子年譜》中的鵝湖之會書寫，揭示了崇奉朱學者所形塑——讀書講學、訓詁文義的朱子圖像，參見田富美：〈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72期（2021年3月），頁149-190。
- <sup>2</sup> 清·李紱著，段景蓮點校：〈朱子晚年全論序〉，《朱子晚年全論》（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2。按：楊朝亮認為李紱輯錄《朱子晚年全論》「是將朱子學作為輔綫，旨在通過朱子來彰顯陸九淵學術」，參見楊朝亮：《李紱與《陸子學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80。另有討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在清初朱陸異同論爭之意義，參見姜義泰：〈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興大中文學報》第22期（2007年12月），頁339-370；蔡龍九：〈「朱陸異同論爭史」中的保守調和模式——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評析〉，《東吳哲學學報》第27期（2013年2月），頁1-32；田富美：〈清初心學家視域下的朱陸異同論爭——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22年12月），頁95-134。
- <sup>3</sup> 現代學者討論清代考證學風興起之因與背景者甚夥，所持理據各有不同，也各有相應所在，顯見其多元而複雜，自不待言；其中，與本文最相關者，是余英時從宋明理學的思想脈絡，探究儒學在清代發展成考證為主流之因。他指出，南宋至明代的朱、陸義理之爭至清初仍持續發展，此一思想上的歧見最後不免訴諸經典文獻作為判準，即「回向原典」（return to sources），這是清初儒學發展轉移向經典考證的「內在理路」。參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頁87-119、121-156；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405-468。按：考據學風的興起涉及多方面的因素，但由於所關注的角度不同，因而有了諸多詮釋，茲不一一列舉。相關討論參見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1991年3月），頁140-154；丁旭輝：〈清

興起的主要意見及論述基礎；現若再稍擴大視野來看，所謂「內在理路」，除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間存在既有差異、也有可相互融通的論辯之外，事實上，理學思想內部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尊崇朱學的儒者對於格物窮理工夫內涵的理解，以及具體實踐於著述的情形，亦是重要關鍵，自有其值得考察之處。其中，雍乾時期終生蟄居朱熹之鄉（徽州婺源）的江永（1681-1726，字慎修，號慎齋），<sup>4</sup>可說是重要代表人物。

江永一方面承襲朱學遺風，自言「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為宗」、纂《禮書綱目》「增損櫟括，卒朱子之志」、哀輯朱熹之言以註解《近思錄》；<sup>5</sup>另一方面，其淵博的學識展現於遍及《三禮》、音韻、樂律、曆算、地理、古今制度等各類豐碩的著書，是「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者，被清代治漢學者奉為先河，四庫館臣稱譽為「辨訂俱有根據」、「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非深於古義者不能」，<sup>6</sup>其弟子戴震（1724-1777）、程瑤田（1725-1814）、金榜（1735-1801）均為乾嘉漢學皖派代表。<sup>7</sup>是以，江永在後世學者眼中的定位，頗堪玩味：除了四庫館臣力讚其辨訂、考證成就；江藩（1761-1831）《國朝漢學師承記》推崇江永「繼起於歛，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sup>8</sup>儼然是乾嘉學風的肇始者，現代論者甚至指其為程朱理學的抗衡者。<sup>9</sup>然而，晚清以朱熹為道統的唐鑑（1778-1861）編《國

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10卷第3期（2004年9月），頁109-120。

- <sup>4</sup> 有關江永生平，可參見戴震、錢大昕、劉大櫟等所撰相關傳記資料，收錄於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善餘堂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261-295；現代學者黃秀燕：〈江永生平與治學傾向之簡述〉，《中大社會文化學報》第3期（1996年5月），頁233-260；蘇正道：〈江永生平學行考述〉，收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87-103。
- <sup>5</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禮書綱目》自序〉、〈《近思錄集註》序〉，《善餘堂文集》，頁91-92、119-120。
- <sup>6</sup> 參見清·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慎修學案〉，《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58-59，頁2245-2334；清·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收入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善餘堂文集》，頁265；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重印），卷20，經部禮類二，「《儀禮釋宮增注》提要」，頁166；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21，經部禮類三，「《深衣考誤》提要」，頁175；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21，經部禮類三，「《禮記訓義擇言》提要」，頁174。
- <sup>7</sup> 章太炎認為清代學術自乾隆後自成系統者有二：一是吳派，以惠棟為代表；一是皖派，以「受學婺源江永」的戴震為首。參見清·章太炎：〈清儒〉，《尙書（初刻本重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158。按：有關江永與戴震的師徒關係，迭有商榷，然戴震早年治學受江永指點，尤其名物制度之學的啟發，應無疑義。相關討論參見林勝彩：〈新發現戴震佚文與江、戴師生關係重探〉，《文與哲》第6期（2005年6月），頁219-237。
- <sup>8</sup> 清·江藩：《漢學師承記》，收入清·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卷1，頁8。
- <sup>9</sup> 參見徐道彬：〈論朱子學背景下江永的學術抗衡〉，《朱子學刊》2013年第1期（2014年7月），頁238-256。按：該文認為江永以經學研究還原聖賢經典，置程朱理學於不議論之列，意在建構有別於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

朝學案小識》，則是將江永列入「翼道學案」，讚其為「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sup>10</sup>現代學者亦有將之歸入乾嘉朝「正統朱子學派群體」進行討論。<sup>11</sup>由此來看，江永既是遵奉朱學的儒者，同時亦是乾嘉考據學風興起的肇始者，此間的內在連結，並非前述朱、陸體系的學術爭執下而發端，定然還存在著有跡可循的內在聯繫，也就是程朱理學在清初尊朱者的詮解、實踐中已有所轉化，此後的逐步開展，並結穴於戴震「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治學理念與途徑。

據此，本文擬就江永的治學主張進行分析，並考察其治學實踐於其著述《近思錄集註》的情形。首先，梳理江永與同邑的汪紱（1692-1759，字燦人，別號雙池）二人往返書信之內涵，尤其對於格物致知意涵的詮解，以凸顯江永治學特質；其次，在前述基礎上，論析江永匯輯朱熹著作的詮解模式而成《近思錄集註》，實即其治學觀點下呈現於著述的特色；最後，依據前述論析，指出雍乾之際的尊朱學者的治學轉化，以及在此學風轉變之際對《近思錄》後續纂作的衍繹，以見清代尊朱儒者的治學轉化之跡。

## 二、刊落「格物窮理」內涵的治學主張

在學術發展史上，有不少將汪紱與江永相提並論者，<sup>12</sup>更有比較二人學術異同者：如《清儒學案》言汪紱「不廢攷據，而要以義理為折衷，恪守朱子家法，與江氏慎修學派同中有異。慎修因東原為之後先疏附，及身大顯。雙池遺書經百餘年始得刊行。」<sup>13</sup>錢穆（1895-

<sup>10</sup> 清·唐鑑撰，李健美校點：〈婺源江先生永〉，《清學案小識》，《唐鑑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頁397-400。按：唐鑑將恪遵程朱之道、闡明理學之儒者依貢獻分列入「傳道」、「翼道」、「守道」三學案；另別設「尊漢師而詆朱子者」、「淪漸流蕩，無所底極」者為「經學」、「心宗」學案，明確地標揭程朱理學是道統的授受踵繼者。

<sup>11</sup> 參見徐公喜：〈乾嘉朝朱子學「式微」辨〉，《江西社會學刊》2024年第1期（2024年1月），頁56-66。另亦有學者將江永列入「由新安理學到皖派經學的過渡人物」，參見周曉光：〈試論新安理學向皖派經學的轉變〉，《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1988年8月），頁35-42。

<sup>12</sup> 如言：「宋朱文公故里，流風遺澤，沾溉無窮。士生其間，類能潛心於理域，肆力於經餘，樂道安貧，不求仕進，近時江慎齋永、汪雙池紱兩先生最著。」「時則有雙池汪先生誕生朱子之鄉，與慎修江氏同邑，同時稱二儒焉。」參見清·王友亮：〈洪君壽山傳〉，《雙佩齋文集》[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1/Harvard\\_drs\\_52101064\\_%E9%9B%99%E4%BD%A9%E9%BD%8B%E6%96%87%E9%9B%86\\_v.1.pdf](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1/Harvard_drs_52101064_%E9%9B%99%E4%BD%A9%E9%BD%8B%E6%96%87%E9%9B%86_v.1.pdf)（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最後瀏覽日期：2025.07.24），卷3，頁14左；清·王炳燮：〈汪雙池先生遺書序〉，《毋自欺室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4，頁4。按：學術史中許多論及汪紱，往往附屬於江永論述之中，如阮元修《國史儒林傳》即是將汪紱附錄於江永之後，茲不枚舉。

<sup>13</sup> 清·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雙池學案〉，《清儒學案》，卷63，頁2433。

1990) 則進一步評言：

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尚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覈，而其學遂大，則有清一代尚實之風，羣流所趨，莫能獨外耳。

14

上文指出同是浸潤於朱學的江永、汪紱，由於所持治學態度的差異，而有了不同的效應：「尚考覈」的江永之學逐步拓展，成為「羣流所趨」，而「尚義解」的汪紱則後繼乏人。若僅從表面上看來，以為江永似乎只因著戴震盛名而受矚目，或者逕因「尚考覈」而尊以治漢學者先河，<sup>15</sup>則不免忽略了其「以述朱為正」思想背景；而「恪守朱子家法」的汪紱雖「尚義解」，然卻「不廢攷據」。換言之，身為清初尊朱的儒者，治學特質確實正處於轉化的進程之中，在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4年（1739）間二人共有五封往來書信，實可見一斑：前二封是汪紱致書江永，約請共同肩負振興學術末俗之責，並據傳聞而質疑江永治學被譽為「博洽」實似未盡契合聖賢事業；第三封是江永覆書入對，闡明個人治學取向及內容，同時回應汪紱的質疑；第四、五封書信是汪紱覆書與江永回函，分別就所陳述研治經典的態度，以及所衍生各專門領域的指摘、申述。現將書信時序略整理於下表：<sup>16</sup>

表一

次序	書信時序	致書與受書	內容旨趣
一	乾隆元年 (1736) 汪紱 45 歲 江永 56 歲	汪紱寄書江永	1. 邀約江永共負振興學術末俗之責 2. 自述治禮學之要 3. 質疑江永以「名物之考」為先，「揚末學之波」
二	乾隆 2 年 (1737)	汪紱寄書江永	質疑江永「以博洽自見」，非聖賢事業

<sup>14</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八章戴東原」，頁341-342。按：類似說法，如言「慎修之學，一傳為休寧戴氏，……其淵源實本紫陽，則不可誣也。」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496。

<sup>15</sup> 清·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慎修學案》，《清儒學案》，卷58，頁2245。

<sup>16</sup> 參見清·汪紱：《與江慎脩書》、《再與江慎脩書》、《與江慎脩論學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3，頁58-65；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再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0-54。

三	乾隆 3 年 (1738)	江永回覆汪紱	1. 自述治學宗旨，屬格物之事，非博洽 2. 論研治禮學、律呂、算學、四書，整理前賢典籍旨趣 3. 表達承襲朱學之志乃在「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
四	乾隆 3 年 (1738)	汪紱寄書江永	1. 指摘江永禮學、律呂、曆算、四書之學著述 2. 自述研治經書態度
五	乾隆 4 年 (1739)	江永回覆汪紱	1. 對於汪紱批評的申覆 2. 自述整理前賢典籍之情形 3. 宣告論辯結束

這五封往返書信所討論的內容是連貫的，都是圍繞著治學方法展開，包括面對經籍的態度與梳理、各種專門知識的討論。大體而言，汪紱對於經典態度與治經目的確實如《清儒學案》、錢穆所言「以義理為折衷」、「尚義解」，汪紱言：

夫聖賢經典，本使人講貫義理以為自脩之資，而必非徒務誇多。以勞人思而資其口說，乃章句訓詁之學，則徒拘牽文義，全不反之身心，則即此記誦之心，已與聖賢為己之志全不相似，又安能得聖賢之微言大義，而以為聖學梯航？……自有朱子《集注》，學者於經旨已無旁求矣。<sup>17</sup>

汪紱視經典為「聖學梯航」，用以接引聖賢微言大義，因此治經當以朱學義理為主導，此一「講貫義理」原則標榜的是程朱治經軌範；<sup>18</sup>是以，對於「拘牽文義」致使耗神於口說言談中的章句訓詁，只是「徒務誇多」，自非其治經的路徑。汪紱在致書江永信中，自陳：

今日學者，日角雕蟲，全然不知反本，其視聖賢經書，祇以為賈利梯榮之具；而時下講章，汙心翳目，亦只為時藝徒開方便之門。……紱用是隱憂積憤，思有以明聖

<sup>17</sup> 清·汪紱：〈四書詮義序〉，《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5，頁98。

<sup>18</sup> 如程頤所言讀《春秋》應「先識得個義理，方可看《春秋》」，即是以義理為先導。參見宋·程頤、程顥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卷15，「伊川先生語一」，頁164。

賢立教之旨，導學者且反求諸身，是以有《四書詮義》之著。其所言者，皆惟是教人以體之日用常行……始終祇此發明立教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己之心而已。<sup>19</sup>

引文中所謂「日角雕蟲」指的即是前文所批評「徒拘牽文義，全不反之身心」的章句訓詁之學，就汪紱而言，如科舉講章一樣，對於聖賢立教的闡發毫無裨益。準此，便不難理解汪紱強調自身的著述採讀書札記的形式，企望的是闡發經書「立教之旨」、「俾學者反求諸己之心」。當汪紱抱持著這樣的治經主張，將素未面晤的同鄉里儒者江永視為足以提振「俗學之支離」、「辭章之靡漫」<sup>20</sup>等弊端的同道，致書展開有關格物致知內涵的理解、面對經籍的態度之時，在兩人相互的覆對申述中，卻每每透顯出其治學路向已有了顯著的轉化，而江永覆書澄清自身治學之見並涉及格致之說，尤其揭示了其對於「格物窮理」內涵的刊落、對聖賢典籍的態度與評註緣由的轉換。

乾隆元年（1736）、2年（1737），江永所纂《禮書綱目》受撫院、三禮館檄取，<sup>21</sup>意味著江永學術已受到矚目，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第一、二封書信汪紱致書江永，即以研治禮學為主軸而進行討論。首先，汪紱提醒江永，從事禮學相關之作（按：指《三禮合參》）應先有「明先王之精意，俾當世可訓行，振興末俗」之「定見」，在「潛心經籍，考慎先王法制」之際，宜「與洙泗、紫陽同一心法」；再者，汪紱以先秦太宰因孔子說解「掘地之羊」與「專車之骨」而讚揚其「多能」、南宋胡銓（1102-1180）以「詩人」舉薦朱熹為例，說明此舉都屬聖門外之人，只見「皮相」而沒有識見聖德真貌；因此，既自許「尊守紫陽」卻「以小言細物與朱子爭博洽」，將難以成就聖賢事業，必須「由博反約」，要避免流於講求「博洽」的「名物之考」。<sup>22</sup>

<sup>19</sup> 清·汪紱：〈春秋集傳序〉，《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5，頁94。

<sup>20</sup> 清·汪紱：〈與江慎修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3，頁58。按汪紱言：「夫俗世之蔽於辭章，久矣！窮經皓首，初何當於身心？苦心青蘊，實迎心於利達。是以聖賢之書若明若晦，先王之禮名存實亡，幾誰克起而振之者？……猥聞鄉閭聚語所譏評為『道學骨董』，則以紱與慎脩並指，時用自愧，獨是憤俗學之支離，鄙辭章之靡蔓，在慎脩亦會有同志。」據此可推知，汪紱所批評的「俗學」、「辭章」指的是繁瑣的章句訓詁與求利祿的科舉之業。

<sup>21</sup> 參見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善餘堂文集》，附錄，「《江慎修先生年譜》增補」，頁322、324。

<sup>22</sup> 參見清·汪紱：〈與江慎修書〉、〈再與江慎修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3，頁58-60。按：林存陽梳理汪紱與江永往來之書信，指出二人學術之異：汪紱融經學與理學之中，江永則經學重於理學，尤其考核成就斐然，二人學術呈顯出雍乾之際由理學而經學的新態勢，參見林存陽：〈汪紱與江永之書信往返〉，《徽學》2010年第6卷（2010年12月），頁266-280；黃秀燕則將江永與汪紱視為漢、宋學家不同的氣質、器識，前者偏向「道問學」，後者則是「尊德性」，參見黃秀燕：〈談江永與汪紱辯論的幾個問題〉，《人文與管理學報》第1卷第1期（1997年3月），頁55-76。

江永在乾隆3年(1738)首次覆書，即第三封書信。信中闡明了治學態度：

弟昔為學，未知方向，十八九歲讀《大學》，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深信其必然。……私心以為，天下無不當讀之書，無不當講之事，無不當窮之理。但隨吾力所能至，與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為之。不立界限，不計程途，亦不論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惟求有得於心，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以為快。他人是非毀譽，皆不足已回惑而搖奪之。……夫遇書即讀，遇事即講，遇理即窮，此格物之事，而人以為專以博洽見長。夫格物之與博洽，則有辨矣。且學問者，在己之事，食而求飽，非為他人，見長胡為哉？<sup>23</sup>

吾人幸生紫陽之鄉，不能得其心傳之萬一，區區之心，為願讀書窮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過，庶不以鄉人自畫。日暮徒遠，力短心長，方竊滋懼，而謂欲以博洽見長，左矣！為己之學最寂寞，其中甘苦獨喻之，次則深相知者能窺之。……倘人人皆欲以博洽見長，豈不勝於埋頭習舉業，辛苦一生，而中喁然者乎！<sup>24</sup>

江永自言出身朱熹故里，為學乃恪遵程頤(1033-1107)格物之說，<sup>25</sup>力駁汪紱指稱其治學為「博洽」。按江永所言「遇書即讀，遇事即講，遇理即窮」的「格物」與「博洽」之別，在於前者是「在己之事」、「為己之學」，後者則是「為他人」、「習舉業」的事業；他將「為己之學」理解為依自身性情所能、所好選擇學習領域，勤勉不懈、不設限度、無條件甚至不顧慮「此書、此事、此理，他日有用與否」地投入，以求深造、智識的饜足與舒心，這樣的「為己之學」，實際上已與程頤不同。按程頤言：「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深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sup>26</sup>這是透過內外、本末的脈絡所區辨的為己、為人之學；對程頤而言，考究典籍文字詳略、異同之學，即是「求於外」、「求於末」的「為人之學」。據此，檢視江永僅以厚實自身學識、外在毀譽疏解「為己」、「為人」之學，並連

<sup>23</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1。

<sup>24</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6。

<sup>25</sup> 江永之言，應是源於程頤：「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參見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卷18，「伊川先生語四」，頁188。

<sup>26</sup> 參見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卷25，「伊川先生語十一」，頁319。

結「格物」、「博洽」二者的區別，明顯刊落了格物意涵中以道德實踐為緩急先後之序的標準，淡化了積累之後「豁然貫通」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sup>27</sup>的終極意義。

進一步對照江永在信中自述所從事之學，更可見其治學趨向，所重在於前賢注文輯錄的完備、文物制度的辨誣。如言所撰作《禮書綱目》，除了有意彌補朱熹《儀禮經傳通解》「蒐羅不備，疏密不倫之遺憾」外，又強調對於禮書的著述，志在「存古以茲考覈，非謂先王之禮，盡可用於今也」，而書後所附《深衣攷誤》乃是因「孔疏誤解〈玉藻〉，失其裁布之法」、「失續衽、鉤邊之制度」<sup>28</sup>所作的訂譌之書。此外，江永列舉其所從事之學術，係因著個人志趣所趨，如「覃思有年」的律呂之學、「少即好之，搜討尤勤」的曆學、算學等，<sup>29</sup>無一不是因著考證學風興起後而相應的「專門之學」，<sup>30</sup>這些大量的陳述，若以理學家所言「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sup>31</sup>之判準來看，實已不同於理學家治學樣貌了。茲以江永所述「鄙性癖嗜」的算學為例，其言：

算學如海，勾股、三角、八線，為步歷之管鍵，亦嘗思之深而習之熟，頗知其要。程子論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當知。明於歷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數計而得，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此之謂矣。律、歷、算三事，物理最難格者，鄙性癖嗜，不憚其難，亦不計其果有用焉否也。<sup>32</sup>

所謂「格物」中的「物」，若按鄭玄（127-200）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

<sup>27</sup> 朱熹言格物的緩急先後之序，應以道德實踐的問題為先：「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一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而格物致知最終目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參見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答陳齊仲〉，《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卷39，頁1649；宋·朱熹：《大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重印），頁6-7。

<sup>28</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1-43。按，有關《禮書綱目》的編撰，江永言：「書凡三藁，初曰《存羊編》，次曰《增訂儀禮經傳》，三藁始易今名，為《禮書綱目》。蓋八門為總綱……卷帙既多，但能錄古註與釋文，更欲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苦無力，乏人抄寫，有志未逮。」

<sup>29</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4-45。

<sup>30</sup> 張壽安藉由乾嘉間袁枚、惠棟、戴震、孫星衍、焦循等人學術辯論，指出清代學術界出現專業知識獨立的聲音；而且此一學術並非前人所言的考證學，而是因考證而產生工具性知識，如校勘、目錄、典章制度、金石、訓詁等，其後開展成了專門之學。參見張壽安：〈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嶺南學報》第3輯（2015年6月），頁59-94。

<sup>31</sup> 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卷25，「伊川先生語十一」，頁323。

<sup>32</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5。

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而來也」<sup>33</sup>的理解，則「物」解讀為「事物」，「格物」言事物的善惡緣人知見所好的感召、招致而來，此一理解實與漢代天人感應思想有密切關係；然而，宋儒的說法顯然與漢儒不同，程朱所欲窮究者乃在於「事物之形上理據」，講求的是由外物之理的探究而貫通內在的心之理：程頤除了將「來」改為「至」，且「物」的意涵增出至為重要「理」字，言：「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sup>34</sup>朱熹亦再三強調格物的核心在於「窮盡事物之理」、「須是窮盡得到十分，方是格物」，<sup>35</sup>就「理」而言，方能說極至或窮盡。換言之，在鄭玄所注解「事物」中所沒有（未曾述及）的形上之「理」，反而才是理學思想體系的關鍵所在。依此，上引文中江永將程朱的「格物」解讀為對事物無所不可窮究，為自身鑽研的算學取得依據，也就是說，江永所詮解的「格物」雖不盡然與鄭玄一致，但江永對「物」的理解，乃在於經驗世界的物之理而非形上的心性之理，當是較近於鄭玄的；進一步來看，江永所依據「程子論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當知」之說，極可能擷取自「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岳如何而能融結，這方是格物」、「程子云：『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其至大與其至細者，言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等語，<sup>36</sup>文中的「如何而能」、「之所以然」其實才是程朱論「格物」的關注之處；且在成就道德實踐的終極意義下，即使是從天地鬼神山岳等「分殊之理」入手，<sup>37</sup>這些知識性的事物之理絕非目的，真正窮究事物之理的極致，乃在於以人心之知去掌握物之理，推至萬理同出一原，即朱熹所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sup>38</sup>職是之故，當江永認為精於曆算之學所獲致的是「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數計而得，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正如同他編撰《禮書綱目》乃為「存古以茲考覈」，這是把所格的對象由程朱的形上之「理」滑轉到「物」自身，明顯指的是就經驗世界中工具性知識的據實勘驗成效而言，至此，「格物窮理」內涵的刊落，

<sup>33</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頁983。

<sup>34</sup> 宋·朱熹著，王貽梁校點：《四書或問》，《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525。

<sup>35</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卷15，頁302。按有關程朱格物之討論，參見陳來：《朱子哲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張亨：〈朱子格物說試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5期（2019年9月），頁1-39。學界研究成果豐碩，茲不贅言。

<sup>36</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8，頁428-429。

<sup>37</sup>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4，頁67。

<sup>38</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8，頁427。

可謂十分顯著了。

汪紱收到江永的反駁信後，在同年即回函，即第四封書信。信中對於江永所自陳治學情形，汪紱答言：「具道格物窮理之功，及生平閱歷甘苦，誠孳孳於為己，而非侂大軍遊騎之遠而失歸，弟嚮所聞於人言者，亦可以煥然釋而怡然慰矣！」<sup>39</sup>可見江永所立「為己」、「為人」原則下辨析的「格物」與「博洽」之別，已然說服汪紱，對於江永「增損彙括，卒朱子之志」而作《禮書綱目》，汪紱一改前封書信中「博洽」的質疑，言：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實朱子未定之書，故當易箒之時，而猶有勉齋之屬。足下憾其蒐羅猶有未備，疎密猶有不倫，所見誠然，寧敢謂足下之過疑先儒哉！且《禮經》至為難治，而則下乃能更為之增損彙括，以卒朱子之志，此儒者真實學問，誠足以持恭淑世而羽翼聖朝，非尋常博洽比也。……惟節收古註及釋文，為學者入門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說而決擇精詳，夫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義與古今諸儒議論，蒐羅太多，則議論恐不能無雜……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經，而不為闕略也。<sup>40</sup>

雖然汪紱屢屢強調「講貫義理」、「反之身心」、「反求諸身」（前揭引文）在治經過程中的重要性，然而，當江永一心以蒐羅全備、詳博古註疏為完成朱熹之「志」的作法卻表示贊同，甚至認為是「儒者真實學問」且能「持恭淑世而羽翼聖朝」。顯然，這是模糊了真正朱熹編纂禮書之「志」——透過禮制的熟習與執行中掌握「敬」（理）之意涵、以「敬」（理）落實應對事物的理想。<sup>41</sup>誠然，汪紱仍提醒江永廣蒐古今諸儒註疏議論易流於雜蕪，

<sup>39</sup> 清·汪紱：〈與江慎修論學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3，頁60。

<sup>40</sup> 清·汪紱：〈與江慎修論學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3，頁60。

<sup>41</sup> 朱熹弟子李方子概括朱熹治學：「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參見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4，頁276引錄。在朱熹與弟子問答中，朱熹曾言及欲編纂《儀禮經傳通解》之意：「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卻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93，頁2534-2535。按：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並未完成，但由此仍可窺見其禮書的撰作乃是與其理學體系互為輔弼之用。有關朱熹治經、禮學的討論，參見陳志信：〈從朱熹的治經付量論《四書章句集注》的形制與意義〉，《政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12年6月），頁93-132；詹秉叡：〈由情入禮：朱熹「禮理雙彰」思想述論〉，《清華學報》新51卷第3期（2021年9月），頁431-471。

建議應以朱熹之言為篩選準則，但仍不離以「全經」、「不為闕略」為宗旨，在看似推尊程朱學術的外表下，已不自覺受到興起的考證學風所影響了。在汪紱的覆信中，除了討論研治禮書的問題外，也就江永所陳述典章制度、律呂、曆算之學等進行大篇幅的礎議，如信中討論律呂：「足下所云黃鍾之管九寸，計其中積分，以圓分約之……」、江永回函：「一管只截去三分七厘有奇，至應鍾猶有四寸六分有奇……」，<sup>42</sup>就這些內容而言，實已很難看到理學家「由博反約」的態度；換言之，即使被評為「不廢攷據，而要以義理為折衷」的汪紱，已頗近於考證學家的樣貌，更遑論江永之言了。

江永於乾隆4年（1739）第二次覆書，對於汪紱在上信中有關典章制度、律呂、曆算等相左的問題，再次申辯，係第五封書信。江永回覆了汪紱對《禮書綱目》註疏「折衷以朱子之說」的主張，江永言：

《禮書綱目》一書，卷帙頗繁……然僅能錄古註及釋文，不能如朱子所謂「具錄註疏諸儒之說」，窮于力也。……足下以為止此已足，弟不謂然。假令採錄疏義與後儒說，亦必有所決擇，其純謬者亦必有所駁正，後世蠹禮亂經之書，亦不至漫然增入。此可無慮。<sup>43</sup>

江永以「具錄註疏諸儒之說」為由，措意的是採掇之完整性，為了避免因汰選而遭後世人批駁或貿然添補，反而蠹害經書，故仍堅持廣蒐各代諸說。即使江永《禮書綱目》最終仍因人力不足而未能增入唐宋義疏與古今諸儒議論，但這樣的治學態度呈顯的無疑已是考證學家的治學標準。也就是說，即使江永治學標榜的是「讀書窮理以破愚」，亦言「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為宗」，<sup>44</sup>但在格物窮理內涵的刊落之下，「格物」轉滑成「物」的考究，而「窮理」工夫恐怕徒具浮泛的宣言了。

### 三、治學工夫的落實：采朱子之言註釋《近思錄集註》

<sup>42</sup> 清·汪紱：〈與江慎修論學書〉，《雙池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425冊，卷3，頁61；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再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9-50。按：有關汪紱、江永的律呂學異同，參見張成儒：〈清代學術嬗變中的徽州樂學——以江永、汪紱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2022年6月），頁75-82。

<sup>43</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再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48。

<sup>44</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禮書綱目》自序〉，《善餘堂文集》，頁91。

江永生平著述豐贍，收入《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共 20 種，收入《清經解》、《經解續編》共 8 種，<sup>45</sup>涵蓋了小學、禮學、算學三大領域。其中，以考據彙編的形式編撰了《禮書綱目》，在與汪紱往返的書信中，已可見其治學轉化的落實情形，此外，在江永著作中，與理學最相關者有二：一是《四書典林》，是為參與科舉之學子所作，主要是提供應試為文取材的彙編書籍；<sup>46</sup>另一是《近思錄集註》，此書也是《四庫全書》所收錄三部《近思錄》註解之作之一。<sup>47</sup>江永致函汪紱信中兩度提及《近思錄》：

若先儒之書，尚有當整頓者，如《近思錄》，當采朱子之言為註釋。<sup>48</sup>

所欲整頓之書頗多。《近思錄》，吾人最要切之書，案頭不可離者。俗本離析破碎，宋時葉采之註亦未備，嘗為之詳註，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朱子說不備，乃取葉說補之；葉說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書。<sup>49</sup>

《近思錄》是朱熹與呂祖謙(1137-1181)選輯北宋周敦頤(1017-1073)、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張載(1020-1077)論學之言，分列 14 卷共 622 則，作為理學思想的啟蒙讀物，用以接榫孔孟的理學體系重要典籍，朱熹著名的「《四子》之階梯」<sup>50</sup>之說昭示了其理學經典地位，歷代相關的詮解、續補、仿編等絡繹不絕，至清代臻至巔峰。在詮解《近思錄》的後續著述中，江永所纂輯《近思錄集註》可說是極具代表性者，書前有自敘詮解目的，曰：

<sup>45</sup> 參見蘇正道：《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88-107。按書中指出江永著述收入《四庫全書》13 種、《清經解》5 種、《續修四庫全書》7 種、《經解續編》共 5 種。

<sup>46</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 46。按江永言：「設為方便法門，取《四書》中有典實處，分為門目，援眾籍以實之，此猶《初學記》、《北堂書鈔》、《韻府羣玉》之類，令詩文家便於取材耳，徒輩憚其抄錄之煩，遂梓之。」

<sup>47</sup> 《四庫全書總目》共選錄 8 種《近思錄》後續著述：收錄全文者，有葉采《近思錄集解》、茅星來《近思錄集註》、江永《近思錄集註》；僅收入《存目》者，有李文炤《近思錄集解》、鄭光義《續近思錄》、張伯行《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劉源淶《近思續錄》。相關提要考證與研究，參見張美英：《〈總目〉「近思錄文獻」八種提要釋考》（溫州：溫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9 年）。

<sup>48</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 45。

<sup>49</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再答汪燦人先生書〉，《善餘堂文集》，頁 52。

<sup>50</sup> 朱熹言：「《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105，頁 2824。這段由朱熹的弟子陳淳所錄之言，構築出由《近思錄》以通向《四書》、再由《四書》通至六經的階序關係。

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及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按：即《近思錄》），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為之薈萃者。宋淳佑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輯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sup>51</sup>

綜合前書信與本序文，可清楚勾勒出江永之意。首先，江永肯定《近思錄》價值，乃作為聖學道統的承襲，呼應前書信中「吾人最切要之書」，絕非「尋常之編錄」，並強調書中大義應與朱熹之言相互闡明，是以，薈萃朱熹《文集》、《或問》、《語類》諸書作為詮解，以揭示《近思錄》幽微義旨，此為其目的之一。其次，江永不滿此前注本，包括南宋理宗淳祐8年（1248）葉采（1197-1264）《近思錄集解》「亦未備」、「採朱子語甚略」；另外，批評明代周公恕（?-?）將葉采《近思錄集解》重新分類、改編，由原本的14卷增設成288個小類目以求契合於科舉考試而成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sup>52</sup>以致《近思錄》「離析破碎」、「大非寒泉纂輯之舊」，江永在《近思錄集註·凡例》中再次抨擊「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呂之意。」據此，蒐羅朱熹論說的完備、回復《近思錄》的原貌，此為其目的之二。至於編纂《近思錄集註》的主要原則，即再三表明的「採朱子之言為註釋」、「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這一原則實亦其治學態度的另一種呈現。

基本上，在清初幾部註解《近思錄》的著作中，除了張伯行（1651-1725）所撰《近思錄集解》是以自抒己見的方式闡釋語錄大義為主之外，其後逐步由自註走向徵引前賢論說

<sup>51</sup> 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序》，《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2。

<sup>52</sup> 現存《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版本約有20餘種，本文所見之版本係「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末建陽書林楊璧卿刊本」，分類數目由此計算所得，參見周公恕：《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5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另有學者則根據明嘉靖17年（1538）劉仕賢刻本計算為287個類目，參見程水龍、曹潔：《明代中後期〈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考述》，《圖書館雜誌》2008年第4期（2008年4月），頁63-67。

為註。如前所言，早在南宋朱熹弟子葉采即已在部分疏文中載錄朱熹之言作為詮解，至清初李文炤（1672-1735）撰《近思錄集解》、茅星來（1678-1748）《近思錄集註》則是更頻繁援引朱熹論說的形式入註，但都以節錄、化約的方式呈現，且兼及訓詁校勘或自闡文義。<sup>53</sup>而江永《近思錄集註》是有意識的將其所擅長治學思維模式運用於其中，按上引文，他所從事《近思錄》的詮解工作即在於「薈萃」朱熹《文集》、《或問》、《語類》諸書以詮釋之。據研究者統計，江永對《近思錄》622 則語錄中的 538 則進行了集註，這其中有 351 則語錄下引用朱熹之言，足見所佔比例之高，另外有 172 則轉引葉采註文，並在 125 則下附有己見的按語，<sup>54</sup>僅少數引他家之言作為補充理解文意。茲以《近思錄》第二卷錄程顥所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之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sup>55</sup>為例，李文炤的註文：

胡氏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朱子曰：孟子元來見識自高，顏子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問：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sup>56</sup>

茅星來的註文：

才高，以天資言，如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之「才」。故朱子云：孟子才高，自至那地位。

【本註】云：有準的。「有」上，葉本有「為」字，今從《遺書》及諸本。呂氏曰：如博文約禮，顏子卻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sup>57</sup>

江永的註文則是徵引了 5 條文字：

<sup>53</sup> 相關討論，參見田富美：〈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清代《近思錄》注本的嬗遞考察〉，《成大中文學報》第 86 期（2024 年 9 月），頁 99-136。

<sup>54</sup> 參見張美英：《〈總目〉「近思錄文獻」八種提要釋考》，頁 92。

<sup>55</sup> 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179。按：本語錄為程顥語，原見於宋·程顥、程頤撰，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卷 2，「二先生語二上」，頁 19。

<sup>56</sup> 清·李文炤撰，戴揚本校點：《近思錄集解》，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 4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33。

<sup>57</sup> 清·茅星來撰，朱幼文校點：《近思錄集註原序》，《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 7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58。

朱子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

問：如說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功，所以入聖人為近。<sup>58</sup>

比較這三段的註文，所徵引文字主要均來自《朱子語類》（參見附錄）但未標註具體出處：李文炤的註文分別出自明儒胡居仁（1434-1484）《居業錄》與《朱子語類》。對照其引錄的原始文獻（參見【附錄】），便可發現均是經過李文炤的剪裁，尤其胡居仁之言，本是在比較道德實踐中孟子「存其心」、「求放心」等由道德本心出發的工夫，不若孔子「忠信篤敬，博文約禮」<sup>59</sup>來的簡易直截，然而李文炤在此僅擷取了對胡氏對孟子的評價，用來對顯出顏淵較為「細膩切實」，足見李文炤不局限於文句原語意，以闡述己見為本的特色。至於講求詳盡校勘、注解字詞的茅星來，<sup>60</sup>其注解著重於語詞的注解以及版本的勘訂，甚至引錄的文字亦是作為詞語理解的輔助：「孟子才高，自至那地位」擷取自《朱子語類》以解「才」；「呂氏曰：如博文約禮」一段則是大幅刪節自《性理大全書》為解「準的」一詞。<sup>61</sup>相對於李、茅二氏的注疏在呈顯《近思錄》語錄思想上略顯匱乏，江永所輯入的註文最

<sup>58</sup> 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頁58。

<sup>59</sup> 胡居仁之原始文字：「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明·胡居仁：《居業錄》，收入清·永瑤、紀昀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3，頁26。

<sup>60</sup> 茅星來言：「名物訓詁，雖非是書所重，亦必詳其本末」、「《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為？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清·茅星來撰，朱幼文校點：《近思錄集註後序》，《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7冊，頁1-2。

<sup>61</sup> 《性理大全書》之原始文字：「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明·胡廣等撰，程林、彭榮校點：《性理大全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卷48，頁1541-1542。

多，且幾乎已將朱熹詮解意旨納於其中，這五條註文中，前四則均出自《朱子語類》，最後一則是出於《性理大全書》，<sup>62</sup>且徵引的內容最為完整，至於江永自己的闡釋則付諸闕如。換言之，在江永看來，藉由這五則徵引之言即能完整詮釋「學者當學顏子」條之意涵，已無須任何贅語。是以，如果說李文炤、茅星來是透過揀擇朱熹之語表達自身所理解的《近思錄》，那麼江永的完整彙錄則是建構了一種統一而標準化的方式，對《近思錄》作出規範注釋，即他再三所言「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這種以匯輯朱著的詮解模式，明顯比李文炤、茅星來表現得更詳實、嚴謹，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評論言：「雖以餘力為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子者異也。」<sup>63</sup>其中的「具有體例」，所指應就是此一詮解模式。

此外，江永在引錄朱著釋證《近思錄》的基礎上，評議葉采《近思錄集解》的是引錄「甚略」，而非茅星來所訾議的「字句舛謬」，<sup>64</sup>至於明代周公恕割裂葉註、大悖原書舊旨則等而下之，顯見，還原《近思錄》原貌、講求以朱子之言詮解，是江永甚為重視的部分。他所還原的《近思錄》原貌，表現得比其他清儒更為澈底：甚至捨棄南宋葉采、清初理學大臣張伯行（1651-1725）於各卷首所擬定的綱目，逕以《朱子語類》所載「逐篇綱目」列於各卷做為總領以示悉遵朱熹之意，對照如下：

表二

卷目	朱熹自訂 綱目	南宋 葉采《近思集解》	張伯行 《近思錄集解》	江永 《近思錄集註》
一	道體	道體	道體	道體
二	為學大要	論學	為學	為學大要
三	格物窮理	致知	致知	格物窮理
四	存養	存養	存養	存養
五	改過遷善克己復 禮	克治	克治	改過遷善克己復 禮
六	齊家之道	家道	家道	齊家之道

<sup>62</sup> 《性理大全書》之原始文字：「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為近問。』」明·胡廣等撰，程林、彭榮校點：《性理大全書》，卷45，頁1476-1477。

<sup>63</sup>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92，子部儒家類二，「《近思錄集註》提要」，頁781。

<sup>64</sup> 清·茅星來撰，朱幼文校點：〈近思錄集註原序〉、〈近思錄集註原序〉，《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7冊，頁1-2。

七	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出處	出處	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	治體	治體	治國平天下之道
九	制度	治法	治法	制度
十	君子處事之方	政事	政事	處事之方
十一	教學之道	教學	教學	教學之道
十二	改過及人心疵病	警戒	警戒	改過及人心疵病
十三	異端之學	辨異端	辨別異端	異端之學
十四	聖賢氣象	觀聖賢	總論聖賢	聖賢氣象

此一回到朱熹思想世界註解《近思錄》的方式，即江永致汪紱書信中所提及「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前揭引文），<sup>65</sup>實似於考據家法「以經注經」的展現。<sup>66</sup>江永的基礎乃在於深信北宋四先生與朱熹思想是一體的，前後相承、義理一致，故能透過彼此之論說相互釋證；至於二程之見是否於朱熹完全吻合，<sup>67</sup>顯然不是江永所深究之處。嘉慶年間李承端（?-?）引朱珪（1731-1807）之言：「夫人必能體程朱之心，然後能為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豈在多言？以江先生之發揮漢學，著述等身，考據家莫不宗仰。至其深入宋儒奧窔，研悅而羽翼之，則知者鮮矣。」<sup>68</sup>晚清儒者張日昃（1791-1850）在重刻推崇江永註本：「比類發明，條理精密，不特不敢輕下己見，並不敢雜以他儒之議論，俾後之學者一意遵朱，

<sup>65</sup> 清中葉後，諸多論者以此評述江永《近思錄集註》，如李承端〈近思錄集註跋〉：「前秋謁相國石君師，出《近思錄集註》抄本，語端曰：『江先生輯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文中「石君」係朱珪；再如應寶時〈近思錄注跋〉、孫鏗鳴：〈朱子原訂近思錄跋〉則作「取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參見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3、278-279、280。

<sup>66</sup> 所謂「以經注經」，亦可稱為「以經釋經」，係乾嘉學者治經方法最特出之處。此觀念可溯源於歷代諸儒所積累而出以經、傳、注、疏遞相訓釋、考證的方式；至清初儒者則進一步有系統的將經和傳注區別開來，提出以「經」為主要、以後世儒說為次要的觀念，即「利用經部文獻本身互相釋證」。此作法的立足點乃在於深信經文間是一體的，彼此邏輯相同，故能透過彼此互相釋證。有關乾嘉儒者治經方法，參見鄭吉雄：〈乾嘉學者治經方法釋例〉、〈再論乾嘉學者「以經釋經」〉、〈乾嘉學者經典詮釋的歷史背景與觀念〉、〈從乾嘉學者經典詮釋論清代儒學思想的屬性〉，《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年），頁185-312。

<sup>67</sup> 如二程對漆雕開之評議，除了《近思錄》所引「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條，在《二程集》中尚有：「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此文中程頤所釋「斯」，乃指擔任官職一事（「仕」），並非朱熹逕以「理」釋之。相關討論，參見蔡家和：〈漢宋之間——程朱、船山、程樹德詮釋《論語·漆雕章》之比較〉，《當代儒學研究》第17期（2014年12月），頁49-76。

<sup>68</sup> 清·李承端：〈近思錄集註跋〉，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3。

而不惑於多歧，其篤信謹守又如此」，<sup>69</sup>即指出江永以漢學考據學方式研治理學典籍之特出之處。

再者，清儒發展出擇錄朱熹語錄的詮解模式後，除了江永更趨完備的選錄外，還有一種盛行於當世的纂註之作：即在《近思錄》原語錄的基礎上，逕選錄朱子著述之書合輯為「五子」的「纂朱」活動，汪佑（1611-1685）《五子近思錄》即是代表；其後還有擴大徵引朱學各家語錄入註，如施璜（?-1706）匯輯明代理學家語要，分附於汪氏書後，增補纂註成《五子近思錄發明》。在江永強調還原《近思錄》初始纂輯樣貌的原則下，他認為這種合輯成「五子」的著作，已非《近思錄》原貌，畢竟其內容並不是專為詮解《近思錄》而作，而是「各自成書」，且「亦恐後儒衍說太多」，<sup>70</sup>因此，江永拒斥《五子近思錄》、《五子近思錄發明》納入過多後世儒者衍說的註解模式。

江永此一嚴守《近思錄》原貌的主張，在其所編纂《近思錄集註》付梓後，逐漸取代葉采的註本，至嘉、道之後頗受士人推崇並選為書院教本，如嘉慶年間王鼎（1768-1842）視學江右，選擇刊刻江永註本「遍示學宮弟子」，特標名為《朱子原訂近思錄》，彰顯其不同於「非復朱子之舊」的汪氏、施氏之編；<sup>71</sup>道光時期張日昫（1791-1850）於大梁書院重校付梓做為教本，稱江永註本「自葉仲圭《集解》以下注釋者數家，惟此為最善本。」<sup>72</sup>咸同時期吳棠（1813-1876）與孫鏘鳴（1817-1901）分別再次刊刻，亦同樣沿用了「《朱子原訂近思錄》」為書名，<sup>73</sup>足見江永註本備受肯定且傳刻之廣。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嘉慶年間朱珪所刊江永《近思錄集註》書後附錄了《考訂朱子世家》一卷，係江永取地方志中舊本〈朱子世家〉加以刪訂整理而成，<sup>74</sup>這是他以考證形式

<sup>69</sup> 清·張日昫：〈重刊近思錄集注序〉，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8。

<sup>70</sup> 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近思錄集註凡例」，頁2。

<sup>71</sup> 清·王鼎：〈朱子原定近思錄序〉，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5-276。按王鼎言：「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附益其中，附又引後儒之說發明之，均失原編之義。」

<sup>72</sup> 清·張日昫：〈重刊近思錄集注序〉，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7-278。

<sup>73</sup> 參見清·孫鏘鳴：〈朱子原訂思錄跋〉，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8-279；清·吳棠：〈朱子原訂思錄跋〉，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9-280。

<sup>74</sup> 江永於乾隆18年應縣令之請纂修《婺源縣志》，遂取康熙38年趙吉士《徽州府志》中《朱子世家》重加考訂、增修成文。參見尹波、張尚英：〈《朱子世家》版本考略〉，《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4卷第1期（2014年1月），頁19-25。按：據張日昫言：「自葉仲圭《集解》以下注釋者數家，為此本（《近思錄集註》）最善……大興朱文正公所刻也……《朱子世家》一篇，《婺源志》舊文而江

參與朱陸學術異同論辨之作，文前有引文：

昔之載筆者，詮次年譜事蹟甚疏略，又複考核不精，紀載失實，且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于陸氏兄弟稱字，此何為者邪！其于延平授受之間，則有獨得宗旨之說；其敘鵝湖之會曰：未合併而去；敘白鹿之會曰：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蓋有明中葉後學術漸漓，大率謂學有宗旨，重在體認，而詆程朱之格物、輕朱子之傳注為支離、為務外。又複和合朱、陸兩家而一之。故於稱名稱字之間，微寓尊陸之意；於語意抑揚之間，微寓朱、陸始異終同之意。夫尊朱子於世家，而隱尊陸，不可為訓也。<sup>75</sup>

江永不滿舊本〈朱子世家〉載事簡略、校覈疏誤，更嚴重的是其中對於朱熹與陸九淵（1139-1192）的稱謂、以及鵝湖與白鹿之會的敘事仍源自明代嘉靖年間含藏著「尊陸」而貶朱學為支離之意，在字裡行間隱然有心學家所主「朱、陸始異終同」的主張，<sup>76</sup>這是尊崇朱學的江永所主糾謬之處。如記述「二年夏，東萊呂公來訪，留止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送之至鵝湖，金谿陸子壽、子靜來會相與，講論不合而罷」條下，江永除了載錄陸九齡（1132-1180）、陸九淵、朱熹在鵝湖的應對詩作外，又引朱熹致呂祖謙書信「（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學之病，多說如此」、「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意必自轉」作為憑據，最後評註言：

陸氏議論與朱子不合者已如此，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者也。《舊志》云：「講無極、太極未合併而去」，似謂此時未合，後來猶合併者，則朱陸始異終同之見耳。且無極太極之辨，……此淳熙十五年夏之事，《舊志》不考，實乃敘於鵝湖之會亦誤。<sup>77</sup>

先生訂定者，原本附刻於後。」清·張日昫：〈重刊近思錄集注序〉，收入清·江永撰，嚴佐之校點：《近思錄集註》，收入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近思錄專輯》第9冊，附錄，頁278。

<sup>75</sup> 清·江永：《考訂朱子世家》，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湖北圖書館藏清同治5年望三益齋刻本），頁165-183。按：嚴佐之所校點《近思錄集註》本中刪去《考訂朱子世家》不用。

<sup>76</sup> 朱、陸論爭的問題從初始的義理辨析，轉向了朱、陸學思早晚異同的爭訟，在清代以檢證朱熹文獻作為論據。清初尊崇陸王之學者在朱陸異同的議題上，多主朱熹晚年論學同於陸象山，如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即是代表之一。參見田富美：〈清初心學家視域下的朱陸異同論爭——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頁95-134。

<sup>77</sup> 清·江永：《考訂朱子世家》，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7冊，頁172。按：江永引朱子書信，見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答呂伯恭四十四〉、〈答呂伯恭三十三〉，《朱子文集》

江永對於朱、陸學術早晚異同的立場，基本上與清初尊者學者一致，均反對朱陸「晚同」之說。江永先是指斥舊本將宋孝宗淳熙 15 年（1188）朱、陸的無極、太極論辯同置於淳熙 2 年的（1175）鵝湖之會，似是將二人學術歧見局限於此一時間，有意勾畫心學家所言「始異終同」圖像；再者，江永所強調「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一語，應是引自王懋竑所編撰《朱子年譜》中記述鵝湖會中所添加之言，<sup>78</sup>這是有意將陸九齡形塑成鵝湖會後幡然悟入朱子的學者，而反襯陸九淵固執己見、至終為無悔之弊，主要用意即是強調朱陸學術終不相合，力斥朱熹晚年學術轉向心學的形象。

有趣的是，江永《考訂朱子世家》後有〈附天寧寺會講辯〉一文，主要在辯駁朱熹曾赴天寧寺講會一事。文前有一小段序文，其中言：

《學會錄》鑿空撰出慶元丙辰朱子至郡城天寧寺會講一事，意在《語錄》十四條，又謂出於《朱子紀實》與《南溪書院志》，何作偽者之多耶？休邑施璜講學於紫陽書院，及修《書院志》，已知十四條之偽矣，猶不能燭偽書之無根，以丙辰會講天寧事載之《會紀》與《朱子年譜》，此事極有關係，特辯之。<sup>79</sup>

引文中江永直指《朱子紀實》與《南溪書院志》所記朱熹曾於宋寧宗慶元 2 年（1196）9 月講學新安天寧寺一事及會中有答問十四條乃鑿空偽作，但施璜《紫陽書院志》卻仍載入其中，故而撰文考辨。文中江永透過各種典籍史料、人物多方論證，<sup>80</sup>判定此事純屬虛構，江永感嘆言：

第 4 冊，卷 34，頁 1384、1372。

<sup>78</sup> 王懋竑《朱子年譜》「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條下則記言：「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卷 2，《朱熹年譜》，頁 69。王懋竑為推尊朱子為道統正傳，在編纂朱熹年譜時，不免透過刪汰、剪裁史料以形塑朱熹圖像。相關討論，參見陳峰：《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2019 年）；田富美：〈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頁 149-190。

<sup>79</sup> 清·江永：《考訂朱子世家》，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7 冊，「附〈天寧寺會講辯〉」，頁 181。

<sup>80</sup> 有關江永考證及相關討論，參見劉豔偉：《清代書院志編纂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2019 年），頁 98-102。按：該段文字後改寫成〈慶元二年朱熹會講新安郡城說考論〉，參見劉豔偉：〈慶元二年朱熹會講新安郡城說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 年第 3 期（2022 年 7 月），頁 107-112。

明世講學之徒，忽鑿空撰出天寧之事，蓋其時良知學熾，宗其教者，援儒入墨，意在《語錄》十四條，謂朱子晚年亦同象山之說，遂飾無為有，以惑後人。汪星溪（按：汪佑）已明言《學會錄》「裝點成書，為學系作偽」矣，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敘入慶元丙辰主教天寧事，蓋謂朱子亦嘗講學新安，未暇究其實也……施璜齋瑣修《紫陽書院志》，雖削去十四條答問語，猶取此事載之……其以三至婺源誣朱子者，失猶小，或復有主張十四條之說，緣飾為真，以厚誣朱子，則其害大！<sup>81</sup>

江永考證對象，在於《新安學會錄》偽造朱熹赴新安講學、且有問答十四條之事，主要目的仍是出於反駁「朱子晚年亦同象山之說」；他另有所不解的是，汪佑、施璜在「已知十四條之偽」的前提下，卻仍在編修《紫陽書院志》、《還古書院志》中多次提及朱熹新安講學一事，<sup>82</sup>不免有「未暇究其實」、「猶不能燭偽書之無根」之失。事實上，汪佑、施璜之舉，並非真如江永所訾議的未遑據實明察，極可能是別有用意。汪佑、施璜一生「以尊朱崇正」、「黜陸、王」為己任，<sup>83</sup>二人接續主持紫陽、還古書院數十年，藉由講學扭轉徽州學風由陽明心學轉返「紫陽壇下」；<sup>84</sup>是以，在撰作《紫陽書院志》、《還古書院志》時，不免將此一企望融入其中，據施璜言：

星溪汪氏有言，汪六符氏作《新安學會錄》，載朱子答問十四條於天寧大會之下，世遠無徵，抄籍不載也。《學會錄》首載……嗣載慶元丙辰九月，新安大會於郡城

<sup>81</sup> 清·江永：《考訂朱子世家》，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87冊，「附〈天寧寺會講辯〉」，頁182。

<sup>82</sup> 《紫陽書院志》中多次載朱熹天寧寺會講，如〈建置〉：「文公以宋寧宗慶元二年丙辰歸省墓，主教於郡之天寧山房」、〈紫陽講堂會約〉：「徽國文公朱夫子……迨慶元丙辰主教天寧」、〈天寧會紀〉：「宋寧宗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新安大會於郡城天寧山房，主教晦庵朱夫子」，參見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卷2，頁17；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卷15，頁275；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卷16，頁290。《還古書院志》中〈祀典〉：「朱子當日兩至新安省墓，與諸及門會講，主教天寧」，清·施璜編，方允淳、施濂等訂：《還古書院志》，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卷4，頁559。

<sup>83</sup> 清·施璜編，方允淳、施濂等訂：《還古書院志》，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卷7，「汪星溪先生」，頁597；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卷12，「施處士」，頁247。

<sup>84</sup> 清·陳二典：〈紫陽書院會講序〉，收入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卷18，頁396。清初尊朱儒者汪佑、施璜、吳日慎等人主持徽州歙縣紫陽書院、休寧還古書院，一洗明末崇尚陽明心學之風。相關討論參見陳時龍：〈十六、十七世紀徽州府的講會活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2003年5月），頁133-184；徐雁平：〈清初無錫、徽州之書院及其會講——兼論清初朱子之學與陽明心學的起落〉，《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9輯（2007年4月），頁245-271。

天寧山房，主教晦庵。先生采擇《語錄》中微合良知之旨者，演為書院中答問。……觀星溪所言，知答問十四條，非天寧會時語，故不錄。錄當年會集諸賢姓氏，以志仰止之懷。並使後之學者，知其時雖未立書院，而紫陽講學，實肇於此。<sup>85</sup>

國朝汪星溪、楊瑞呈諸先生廓清講壇，洗除正嘉以來致良知之宗旨，以為新安學會肇自文公會講天寧山房。<sup>86</sup>

引文中汪佑所據《新安學會錄》雖已失傳，但依施璜所記，該書中所載朱熹於天寧講會中「采擇《語錄》中微合良知之旨者，演為書院中答問」，明顯屬心學家立場，亦即江永所言「謂朱子晚年亦同象山」，理當亦是汪、施所拒斥之書。然而，汪佑刪去了有違朱學的「答問十四條」內容後，仍將偽作朱熹赴天寧寺之事錄於《天寧會記》之首，說明了崇尚朱學的汪、施二人，為泯除新安講會源於明代心學家影響的事實，故而刻意引用不實的記載，將新安講會遠溯至朱熹，以此重構出新安講學乃承朱熹遺風而來，標誌新安理學當以程朱為宗。汪佑、施璜竭力塑造程朱之學與遺軌的態度，對照江永聚焦於典籍偽造朱熹曾赴新安會講之事的考證，適足以看出，雖然江永仍存有捍衛朱學之意，但在講求徵實、辨明典籍史料真偽的前提下，難以領會（或是說是難以認同）施璜在《紫陽書院志》中「紫陽講學，實肇於此」、「新安學會肇自文公會講天寧山房」等言的意圖；顯然，維護朱學道統地位的理路不是江永的首要考量，依循史料校覈、名物制度辨偽的實事求是之學，才是其治學的首要衡定。

#### 四、結語

汪中（1744-1794）為江永弟子汪鳳梧（1725-1773）所撰墓誌銘中言：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為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其後江君沒，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時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為儒宗。……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

<sup>85</sup> 清·施璜編，吳瞻淇、吳瞻泰補：《紫陽書院志》，卷12，「天寧會紀」，頁290。

<sup>86</sup> 清·施璜編，方允淳、施澗等訂：《還古書院志》，收入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卷10，「會規」，頁613。

人始也。<sup>87</sup>

戴震作為乾嘉學術的代表，其學術體系的建構過程定非僅受一師承而來，然其曾於乾隆初年於汪鳳梧之父汪泰安（1699-1761）所創建的不疏園從學於江永，<sup>88</sup>其間的影響，仍不應忽略。上引文中，汪中即指出清代「經籍之道復明」肇始於江永與戴震，其中的「經籍之道」，所指的即是考證經典的治學風尚。若歸納乾嘉儒者所從事的治學內容：名物、制度、六書、九數、訓故……，則所謂「經籍之道」的萌蘖，實已在江永學術中呈現。

本文透過江永與汪紱往返書信中，釐析了身處朱熹故里的江永一方面在尊崇朱熹的前提下，雖標榜「格物窮理」為治學工夫，但一方面卻又隨著個人志趣而走向以徵實為導向的方式研治典籍，是以，江永所論「格物」之意涵固然不是汪紱所理解的俗學講章、雕蟲訓詁，亦已非程朱所欲窮究的天道性理，而是有所轉化、甚至刊落，挪移至「物」自身了。至於江永是否有意悖離、甚至有意識的「抗衡」<sup>89</sup>朱學？事實上，江永尊崇程朱之學，對於理學中最為核心的性理之學，他認為自北宋周、張、二程、朱熹的建構已臻至極境：

於是孟子之所未盡，諸子之所未知者，灼然言之真而指之切。朱子謂其大有功，程、張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夫性之理，至宋儒發之，已無餘蘊、無疑義，而後之講者，好高奇異，猶或鄙其說為淺近，而更求夫超妙，于是釋氏明心見性之說乃復熾。……後世陽儒陰釋之說，則一見性而大事已畢，講學力行，人直可一蹴而至也。不由下學，直可上達，讀書窮理，皆為務外而支離，其流之弊，可勝言哉！<sup>90</sup>

顯然，江永認為宋儒天理心性的論述完備，然而接續者為求高妙異論反淪於釋氏之學，以致後世出現怠忽讀書窮理、妄求一蹴而至的「陽儒陰釋」之弊。換言之，在江永看來，對於「無餘蘊、無疑義」的性理之學，僅需悉遵程朱之言即可。依此而言，對於「格物」意涵的刊落，或可視為一種學術發展下的現象。同理檢視江永所作《近思錄集註》，他薈萃了更繁密的朱熹著述以詮解《近思錄》，這種「採取朱子之言，以註朱子之書」係建立了

<sup>87</sup> 清·汪中撰，趙伯雄校點，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并序〉，《述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頁161。

<sup>88</sup> 有關江永與戴震師生關係的討論，學界曾有一番爭議，現大都抱持肯定態度。參見林勝彩：〈新發現戴震佚文與江、戴師生關係重探〉，頁219-237。

<sup>89</sup> 江永《禮書綱目》中對朱熹禮書體系有諸多更訂，亦有服飾典制的考證等，相關討論，參見蘇正道：《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一書。另外，有學者認為江永是取朱熹「道問學」而否定「尊德性」，參見徐道彬：〈論朱子學背景下江永的學術抗衡〉，頁238-256。

<sup>90</sup> 清·江永著，林勝彩點校：《善餘堂文集》，「性理論」，頁4。

一種標準化的注解模式；撰〈考訂朱子世家〉補訂前作疏誤，及其後有〈附天寧寺會講辯〉堅守實證的辨析原則，未嘗不是透顯出程朱理學在流衍中治學轉化之跡，同時成為乾嘉學興盛時期注疏典籍的一種先導。

【附錄】李文炤、茅星來、江永註解「學者當學顏子」所徵引《朱子語類》原文<sup>91</sup>

卷別	內容	徵引者
19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卻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	江永
95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江永 李文炤 茅星來 節錄
95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	江永 茅星來 節錄
95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江永 李文炤 節錄

<sup>91</sup> 據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19，頁 46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95，頁 2625。按：三位清儒所引錄之文字，以標楷字體示之。

## 徵引文獻

### 古籍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注疏》*Li Ji Zhu 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89 年，影印《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 San Jing Zhu Shu Fu Xiao Kan Ji* 本）。
- 宋·朱熹 ZHU, XI 撰，陳俊民 CHEN, JUN-MIN 校編：《朱子文集》*Zhu Zi Wen Ji* 第 4 冊（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Wu Foundation，2000 年）。
- 宋·朱熹 ZHU, XI：《大學章句》*Da Xue Zhang Ju*，《四書章句集注》*Si Shu Zhang Ju Ji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3 年重印）。
- 宋·朱熹 ZHU, XI 著，王貽梁 WANG, YI-LIANG 校點：《四書或問》*Si Shu Huo Wen*，《朱子全書》修訂本 *Zhu Zi Quan Shu Xiu Ding B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合肥 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 An Hui Education Press，2010 年）。
- 宋·程顥 CHENG, HAO、程頤 CHENG, YI 撰，王孝魚 WANG, XIAO-YU 點校：《河南程氏遺書》*He Nan Cheng Shi Yi Shu*，《二程集》*Er Cheng J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 Ren Shu Ju，1982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20 年）。
- 明·胡居仁 HU, JU-REN：《居業錄》*Ju Ye Lu*，收入清·永瑤 YONG-RONG、紀昀 JI, YUN 等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71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6 年）。
- 明·胡廣 HU, GUANG 等撰，程林 CHENG, LIN、彭榮 PENG, RONG 校點：《性理大全書》*Xing Li Da Quan Sh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24 年）。
- 清·王友亮 WANG, YOU-LIANG：〈洪君壽山傳〉“Hong Jun Shou Shan Chuan”，《雙佩齋文集》*Shuang Pei Zhai Wen Ji*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1/Harvard\\_drs\\_52101064\\_%E9%9B%99%E4%BD%A9%E9%BD%8B%E6%96%87%E9%9B%86\\_v.1.pdf](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1/Harvard_drs_52101064_%E9%9B%99%E4%BD%A9%E9%BD%8B%E6%96%87%E9%9B%86_v.1.pdf)（美國 America：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最後瀏覽日期：2025.07.24）。
- 清·王炳燮 WANG, BING-XIE：《毋自欺室文集》*Wu Zi Qi Shi Wen J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

- 編》*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第 68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 清·王鼎 WANG, DING：〈朱子原定近思錄序〉“Zhu Zi Yuan Ding Jin Si Lu Xu”，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撰，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 9 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 年）。
- 清·王懋竑 WANG, MAO-HONG 撰，何忠禮 HE, ZHONG-LI 點校：《朱熹年譜》*Zhu Zi Nian P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 年）。
- 清·王懋竑 WANG, MAO-HONG：《白田草堂續稿（七）》*Bai Tian Cao Tang Xu Gao 7*（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影印清乾隆 17 年刻本）。
- 清·永瑤 YONG-RONG 等撰：《四庫全書總目》*Si Ku Quan Shu Zong 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20 年重印）。
- 清·江永 JIANG, YONG：《考訂朱子世家》*Kao Ding Zhu Zi Shi Jia*，收入劉俊文 LIU, JUN-WEN 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史部第 87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Solemn Culture Business，1996 年，影印湖北圖書館藏清同治 5 年望三益齋刻本）。
- 清·江永 JIANG, YONG 著，林勝彩 LIN, SHENG-CAI 點校：《善餘堂文集》*Shan Yu Tang Wen Ji*（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2013 年）。
- 清·江永 JIANG, YONG 撰，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 9 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 年）。
- 清·江藩 JIANG, FAN：《漢學師承記》*Han Xue Shi Cheng Ji*，收入清·江藩 JIANG, FAN、方東樹 FANG, DONG-SHU：《漢學師承記（外二種）》*Han Xue Shi Cheng Ji*（香港 Hongko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8 年）。
- 清·吳棠 WU, TANG：〈朱子原訂思錄跋〉“Zhu Zi Yuan Ding Si Lu Ba”，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撰，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 第9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年）。
- 清·李文炤 LI, WEN-ZHAO 撰，戴揚本 DAI, YANG-BEN 校點：《近思錄集解》*Jin Si Lu Ji Jie*，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4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年）。
- 清·李承端 LI, CHENG-DUAN：〈近思錄集注跋〉“*Jin Si Lu Ji Zhu Ba*”，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撰，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9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年）。
- 清·李紱 LI, FU 著，段景蓮 DUAN, JING-LIAN 點校：《朱子晚年全論》*Zhu Zi Wan Nian Quan L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0年）。
- 清·汪中 WANG, ZHONG 撰，趙伯雄 ZHAO, BO-XIONG 校點，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BEI JING DA XUE RU CANG BIAN ZUAN YU YAN JIU ZHONG XIN 編：《述學》*Shu Xu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24年）。
- 清·汪紱 WANG, FU：《雙池文集》*Shuang Chi Wen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 Xiu Si Ku Quan Shu* 第1425冊（上海：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5年）。
- 清·施璜 SHI, HUANG 編，方允淳 FANG, YUN-CHUN、施澧 SHI, HUAN 等訂：《還古書院志》*Huan Gu Shu Yuan Zhi*，收入趙所生 ZHAO, SUO SHENG、薛正興 XUE, ZHENG-XING 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Zhong Guo Li Dai Shu Yuan Zhi* 第8冊（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ress，1995年）。
- 清·施璜 SHI, HUANG 編，吳瞻淇 WU, ZHAN-QI、吳瞻泰 WU, ZHAN-TAI 補：《紫陽書院志》*Zi Yang Shu Yuan Zhi*（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2010年）。
- 清·紀昀 JI, YUN 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Si Ku Quan Shu Zong Mu Ti Yao*，收入清·王懋竑 WANG, MAO-HONG 撰，何忠禮 HE, ZHONG-LI 點校：《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Zhu Zi Nian Pu Si Juan · Kao Yi Si Juan · Fu Lu Er Juan*，《朱熹年譜》*Zhu Zi Nian P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年）。
- 清·茅星來 MAO, XING-LAI 撰，朱幼文 ZHU, YOU-WEN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7冊（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
- 清·唐鑑 TANG, JIAN 撰, 李健美 LI, JIAN-MEI 校點:《清學案小識》*Some Insights Into The Scholarly Synopses of The Regnal Dynasty*,《唐鑑集》*Tang Jian Ji*(長沙 Changsha: 岳麓書社 Yuelu Publishing House, 2010年)。
- 清·孫鏘鳴 SUN, QIANG-MING:〈朱子原訂思錄跋〉“Zhu Zi Yuan Ding Si Lu Ba”, 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撰, 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 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9冊(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
- 清·徐世昌 XU, SHI-CHANG 等編纂, 沈芝盈 CHEN, ZHI-YING、梁運華 LIANG, YUN-HUA 點校:《清儒學案》*Qing Confucian Scholars*(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年)。
- 清·張日晷 ZHANG, RI-ZHENG:〈重刊近思錄集注序〉“Chong Kan Jin Si Lu Ji Zhu Xu”, 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撰, 嚴佐之 YAN, ZUO-ZHI 校點:《近思錄集註》*Jin Si Lu Ji Zhu*, 收入嚴佐之 YAN, ZUO-ZHI、戴揚本 DAI, YANG-BEN、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近思錄專輯》*Jin Si Lu Zhuan Ji* 第9冊(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
- 清·章太炎 ZHANG, TAI-YAN:《煊書(初刻本重訂本)》*Kao Shu Chu Ke Ben Zhong Ding Ben*(北京 Beijing: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年)。
- 清·陳二典 CHEN, ER-DIAN:〈紫陽書院會講序〉“Zi Yang Shu Yuan Hui Jiang Xu”, 收入清·施璜 SHI, HUANG 編, 吳瞻淇 WU, ZHAN-QI、吳瞻泰 WU, ZHAN-TAI 補:《紫陽書院志》*Zi Yang Shu Yuan Zhi*(合肥 Hefei: 黃山書社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10年)。
- 清·戴震 DAI, ZHEN:〈江慎修先生事略狀〉“Jiang Shen Xiu Xian Sheng Shi Lue Zhuang”, 收入清·江永 JIANG, YONG 著, 林勝彩 LIN, SHENG-CAI 點校:《善餘堂文集》*Shan Yu Tang Wen Ji*(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13年)。

## 近人論著

- 丁旭輝 DING, XU-HUI:〈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Qing Dai Kao Ju Xue Xing

- Qi de Yuan Yin yu Bei Jing Yan Jiu de Shi Dai Yi Yi”,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Bulletin of NCL Taiwan* 第 10 卷第 3 期 (2004 年 9 月), 頁 109-120。
- 尹波 YIN, BO、張尚英 ZHANG, SHANG-YING: 〈《朱子世家》版本考略〉“A Study on the Versions of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Zhu Xi*”, 《河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第 54 卷第 1 期 (2014 年 1 月), 頁 19-25。
- 田富美 TIEN, FU-MEI: 〈清初朱陸異同論爭的一個側面——論王懋竑《朱子年譜》中鵝湖之會的書寫〉“One side of Zhu Lu’s argument in the early Qing —— Wang mao hong on the writing of the Goose Lake Meeting in *Zhu Zi nian pu*”, 《臺大中文學報》 *Chinese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 72 期 (2021 年 3 月), 頁 149-190。
- 田富美 TIEN, FU-MEI: 〈清初心學家視域下的朱陸異同論爭——論李紱《朱子晚年全論》〉“The Debate 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n Early Qing Idealist: On Li Fu’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ster Zhu’s Late Works*”, 《政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 38 期 (2022 年 12 月), 頁 95-134。DOI: 10.30407/BDCL.202212\_(38).0004。
- 田富美 TIEN, FU-MEI: 〈義旨淵微, 非註不顯——清代《近思錄》注本的嬗遞考察〉“The Deep meaning can only be Pronounced by annotations——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nnotation of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Jinsilu*) in Qing Dynasty”, 《成大中文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第 86 期 (2024 年 9 月), 頁 99-136。
- 余英時 YU, YING-SHI: 《歷史與思想》 *Li Shi yu Si Xiang*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年)。
- 余英時 YU, YING-SHI: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Zhong Guo Si Xiang Chuan Tong de Xian Dai Quan Sh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年)。
- 周公恕 ZHOU, GONG-SHU: 《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 *Fen Lei Jing Jin Jin Si Lu Ji Jie*, 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BIAN ZUAN CHU BAN WEI YUAN HUI: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第 5 輯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年)。
- 周曉光 ZHOU, XIAO-GUANG: 〈試論新安理學向皖派經學的轉變〉“Shi Lun Xin An Li Xue Xiang Wan Pai Jing Xue de Zhuan Bian”, 《安徽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Soc.Sci.)* 1988 年第 4 期 (1988 年 8 月), 頁 35-42。
- 林存陽 LIN, CUN-YANG 著: 〈汪紱與江永之書信往返〉“Wang Fu yu Jiang Yong zhi Shu Xin Wang Fan”, 《徽學》 *Journal of Hui Studies* 2010 年第 6 卷 (2010 年 12 月), 頁 266-280。

- 林勝彩 LIN, SHENG-CAI :〈新發現戴震佚文與江、戴師生關係重探〉“The Newly Discovered Dai Zhen’s Scattered Article and the Re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Jiang Yong”, 《文與哲》*Literature & Philosophy* 第 6 期 (2005 年 6 月), 頁 219-237。
- 姜義泰 JIANG, YI-TAI :〈李穆堂對陸、王學術之維護述論〉“Li Muh Tarnq Supports Luh Jeou-yuan and Wang Yang-ming’s Learning”, 《興大中文學報》*Journal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第 22 期 (2007 年 12 月), 頁 339-370。DOI : 10.30091/JCDNCHU.200712.0014。
- 徐公喜 XU, GONG-XI :〈乾嘉朝朱子學「式微」辨〉“Qian Jia Zhao Zhu Zi Xue ‘Shi Wei’ Bian”, 《江西社會學刊》*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24 年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頁 56-66。
- 徐雁平 XU, YAN-PING :〈清初無錫、徽州之書院及其會講——兼論清初朱子之學與陽明心學的起落〉“Qing Chu Wu Xi, Hui Zhou zhi Shu Yuan ji Qi Hui Jiang——Jian Lun Qing Chu Zhu Zi zhi Xue yu Yang Ming Xin Xue de Qi Luo”,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第 9 輯 (2007 年 4 月), 頁 245-271。
- 徐道彬 XU, DAO-BIN :〈論朱子學背景下江永的學術抗衡〉“Lun Zhu Zi Xue Bei Jing Xia Jiang Yong de Xue Shu Kang Heng”, 《朱子學刊》*Zhu Zi Xue Kan* 2013 年第 1 期 (2014 年 7 月), 頁 238-256。
- 張成儒 ZHANG, CHENG-RU :〈清代學術嬗變中的徽州樂學——以江永、汪紱為中心〉“Qing Dai Xue Shu Shan Bian Zhong de Hui Zhou Le Xue——Yi Jiang Yong, Wang Fu Wei Zhong Xin”, 《地方文化研究》*Local Culture Research* 2022 年第 3 期 (2022 年 6 月), 頁 75-82。
- 張亨 ZHANG, HENG :〈朱子格物說試釋〉“An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55 期 (2019 年 9 月), 頁 1-39。
- 張美英 ZHANG, MEI-YING :《〈總目〉「近思錄文獻」八種提要釋考》“Zong Mu” ‘Jin Si Lu Wen Xian’ *Ba Zhong Ti Yao Shi Kao* (溫州 Wenzhou : 溫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of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Text, Wenzhou University, 2019 年)。
- 張壽安 ZHANG, SHOU-AN :〈清儒的「知識分化」與「專門之學」萌芽：從幾場論辯談起〉“The Qing Confucians’ ‘Differenti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ed Learning’: Beginning with Several Debates”, 《嶺南學報》*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3 輯 (2015 年 6 月), 頁 59-94。
- 陳志信 CHEN, ZHI-XIN :〈從朱熹的治經付量論《四書章句集注》的形制與意義〉“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Sishu zhangju jizhu’: Starting from Zhuxi’s Deliberate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 Classics”，《政大中文學報》*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 17 期（2012 年 6 月），頁 93-132。DOI：10.30407/BDCL.201206\_(17).0004。
- 陳來 CHEN, LAI：《朱子哲學研究》*Zhu Zi Zhe Xue Yan J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0 年）。
- 陳峰 CHEN, FENG：《清儒王懋竑學術思想研究》*Qing Ru Wang Mao Hong Xue Shu Si Xiang Yan Jiu*（長沙 Changsha：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 Hunan University Yuelu Academy Doctoral dissertation，2019 年）。
- 陳時龍 CHEN, SHI-LONG：〈十六、十七世紀徽州府的講會活動〉“The Jianghui Activities in Huizhou Prefecture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The Journal of History* 第 20 期（2003 年 5 月），頁 133-184。
- 程水龍 CHENG, SHUI-LONG、曹潔 CAO, JIE：〈明代中後期《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考述〉“Ming Dai Zhong Hou Qi Fen Lei Jing Jin Si Lu Ji Jie Kao Shu”，《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 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 4 月），頁 63-67。
- 程水龍 CHENG, SHUI-LONG：《〈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9 年）。
- 黃克武 HUANG, KE-WU：〈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Qing Dai Kao Zheng Xue de Yuan Yuan——Min Chu Yi Lai Yan Jiu Cheng Guo zhi Ping Jie”，《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Jin Dai Zhong Guo Shi Yan Jiu Tong Xun* 第 11 期（1991 年 3 月），頁 140-154。
- 黃秀燕 HUANG, XIU-YAN：〈江永的生平與治學傾向之簡述〉“Jiang Yong de Sheng Ping yu Zhi Xue Qing Xiang zhi Jian Shu”，《中大社會文化學報》*Journa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第 3 期（1996 年 5 月），頁 233-260。
- 黃秀燕 HUANG, XIU-YAN：〈談江永與汪紱辯論的幾個問題〉“Tan Jiang Yong yu Wang Fu Bian Lun de Ji Ge Wen Ti”，《人文與管理學報》*The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and management* 第 1 卷第 1 期（1997 年 3 月），頁 55-76。
- 楊朝亮 YANG, CHAO-LIANG：《李紱與《陸子學譜》》*Li Fu Yu “Lu Zi Xue Pu”*（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5 年）。
- 詹秉叡 ZHAN, BING-RUI：〈由情入禮：朱熹「禮理雙彰」思想述論〉“From Sentiment to Ritual: A Study of Zhu Xi’s ‘Discourse on Ritual and Principle’”，《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新 51 卷第 3 期（2021 年 9 月），頁 431-471。DOI：10.6503/THJCS.202109\_51(3).0001。
- 劉豔偉 LIU, YAN-WEI：《清代書院志編纂研究》*Qing Dai Shu Yuan Zhi Bian Zuan Yan Jiu*（長沙 Changsha：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博士論文 Hunan University Yuelu Acade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2019年)。
- 劉豔偉 LIU, YAN-WEI：〈慶元二年朱熹會講新安郡城說考論〉“Qing Yuan Er Nian Zhu Xi Hui Jiang Xin An Jun Cheng Shuo Kao Lun”，《中國典籍與文化》*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2022年第3期（2022年7月），頁107-112。
- 蔡家和 CAI, JIA-HE：〈漢宋之間——程朱、船山、程樹德詮釋《論語·漆雕章》之比較〉“Between Han and Sung Dynasties: Comparison of Interpretations of Analects: Chapter of Qi Diao by Cheng and Zhu, Wang Chuan-shan and Cheng Shu-de”，《當代儒學研究》*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第17期（2014年12月），頁49-76。
- 蔡龍九 CAI, LONG-JIU：〈「朱陸異同論爭史」中的保守調和模式——李紱《朱子晚年全論》評析〉“The Moderate Reconciliation Approa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Zhu and Liu’: A Critique of Li Fu’s ‘Zhu Zi Wan Nian Quan Lun’ (‘The Later Zhu Zi’)”，《東吳哲學學報》*Soochow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第27期（2013年2月），頁1-32。
- 鄭吉雄 ZHENG, JI-XIONG：《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Dai Zhen’s Interpretations on Chinese Classics: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pproach*（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08年）。
- 錢穆 QIAN, MU：《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Zhong Guo Jin San Bai Nian Xue Shu Sh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95年）。
- 錢穆 QIAN, MU：《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Zhong Guo Xue Shu Si Xiang Shi Lun Cong 8*（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00年）。
- 蘇正道 SU, ZHENG-DAO：〈江永生平學行考述〉“Jiang Yong Sheng Ping Xue Hang Kao Shu”，收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BEI JING DA XUE RU CANG BIAN ZUAN YU YAN JIU ZHONG XIN 編：《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Ru Jia Dian Ji yu Si Xiang Yan Jiu* 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87-103。
- 蘇正道 SU, ZHENG-DAO：《江永禮學研究——以《禮書綱目》為中心》*Jiang Yong Li Xue Yan Jiu——Yi Li Shu Gang Mu Wei Zhong Xi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9年）。
- 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 ZHAO, GANG 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Cong Li Xue Dao Pu Xue——Zhong Hua Di Guo Wan Qi Si Xiang yu She Hui Bian Hua Mian Mian Guan*（南京 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ress，1997年）。

# Transformations in Scholarly Methodology among Early Qing Proponents of Zhu Xi: A Case Study of Jiang Yong and His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IEN, FU-MEI\*

(Received January 8, 2026 ; Accepted May 8, 2026)

##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initially flourished, yet scholarly practic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moral principle and Metaphysical Inquiry toward evidential studies of the classics. Within this trans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hip among Zhu Xi-oriented scholars played a pivotal ro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Jiang Yong, a native of Wuyuan (婺源)—the hometown of Zhu Xi—and examines hi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through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fellow Wuyuan scholar Wang Fu. Although Jiang Yong upheld “investigating things and exhausting principle” (格物窮理) as the foundation of scholarly endeavor, his personal inclinations led him toward a textually grounded, evidential approach to classical learning. Consequently, the meaning of “Investigating Things” in Jiang Yong’s discourse was reconfigured, even diminished: what he sought to probe was no longer Zhu Xi’s metaphysical 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human nature, but rather the objects themselves. Jiang Yong’s scholarly orient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his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近思錄集註》), which anticipates the Qianjia-era Han Learning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endency to “study the classics through the classics.” Moreover, the appende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Zhu Xi’s Family Records*” (《考訂朱子世家》), with its emphasis on verifying historical sources and distinguishing the genuine from the spurious, further underscores the evidential scholar’s commitment to factual accuracy. Together, these works exemplif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s it evolved into new modes of scholarship in the Qing intellectual landscape.

Keywords: Jiang Yong,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Qing Dynasty Academic,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